

多铎妃刘氏外传

胡蕴玉

清摄政王多尔袞，与顺治母结婚，世多传者。豫亲王多铎之妃刘氏，系虞邑黄氏妻，知者绝少。康熙间墅西逸叟志此事颇详。删节为此篇，当亦清史中一段逸话也。

刘氏小字三季，虞邑之任阳人，家世业儒。伯赓虞，守正不阿，不可以非礼干者。仲肇周，狡黠嗜利，险人也。刘氏生而聪颖，六岁母死，即自妆束，父教之书，一目了然。捉笔作字，秀雅可爱。学为笔札，朗朗成章，十岁父死，遂倚两嫂以居。甫垂髻，娇艳动人，乡里称为国色。性明敏，遇难处事，一言立决。摒挡家政，过于健妇。两兄亦善视之。苛于择婿，十四岁犹未问字也。邑有黄亮功者，以权子母起家。亮功凭祖父之业，握筹持算，所积愈丰，俨然为一邑之首富。顾胸无点墨，大腹贾满贮金银气也。娶于陈而亡，年四十无子。谋娶刘氏为继室，造媒妁致意赓虞。赓虞不允，且面斥之。肇周利黄多金，极力劝合，赓虞固执不可。未几赓虞应募往山左，适讹言四起，谓朝廷遣使至江浙采民女，婚嫁者一夕数百，肇周乘讹言时嫁妹于黄。赓虞回家，肇周诡言官吏已将妹年貌登于册，急切不能得婿，因黄前有成言，故归之也。赓虞无可如何，默默而已。刘归黄，居恒郁郁不乐。逾年生一女，刘爱之甚，曰：“此吾掌上珍。”因命之珍。黄五十而无子。肇周子七，常育于黄家，意盖有所属也。七长，好勇斗狠，喜与无赖游，刘责之不听。刘字珍于直塘钱氏，而招赘焉。盖意因七不肖，而托女以终也。七因之愈横，刘怒逐之。会黄死，七斩衰号于柩前，欲分遗产，刘不与，命有力者摔之门外而闭之户。七大呼曰：“吾必有以报。”越数日，七果引盗来劫。幸先有备，盗惊而逸。刘有戒心，遂将财谷尽迁直塘而徙居焉。珍在直塘司收，刘在任阳司发，五日而尽。刘拟于翌日起行，是夜难作矣。李成栋将满洲，率兵纵掠，所过城邑，辄为残破。尝掳妇十余艘过嘉定，乡民焚其艘，妇女死者过半，成栋誓必掠取吴中美姝以偿。继破松江，择大宅，多掠妇女置于中。旋奉虏命寇粤，令腹心将帅率旗兵千人，名为松江，实则为妇女计也。七方投旗下为走宰，因与旗兵言刘氏多财，可劫而有也。旗兵言于守将，守将以为然。乃命偏裨率五百人，以七为向导。时刘方封锁楼房，忙碌竟日。夜与张媼整理细事，件件俱备。素服淡妆，坐而待旦。俄而炮声轰天，墙户倾塌，旗兵数百人，蜂拥而入。启仓廩空，启窖藏空，启衣箱亦空，裨将怒甚。七忽拥刘氏至，于火光中望见刘貌，曰：“赖有此耳，不然何以复旗主。”遂掳刘氏而去。张媼从之。盖七不知刘氏迁居，坚执刘氏多财；且欲搜珍，久之竟无获，旗兵遂杀之。纵火焚黄氏之居，而投七尸于烈焰中。刘被掳至松，守将见其貌美，不敢私，遂留待成栋，居

于大宅中。未几，成栋在粤中反正，松江宅中所留妇女，悉送至南京，听本旗发遣。妇女三百余人，刘亦在其中，归黑都统承管。初至，群聚马棚中，马粪熏人，一息难处。刘忍痛杂众妇女中，泣不欲生。越一日满洲媼来矣。满洲媼者，豫王府中总管老媼也，年七十余，能汉语。至则集妇女三百多人，分为十排，每排约三十条人。上下睨视久之，选得三十人，令至别所，排列于前。谛视良久，曰：“彼太长，此略短；彼过白，此微黑。”三十人中复去其半，留十余人，令至前，视其发眉耳目口鼻指臂，一一细察。复隔衣而扪其乳，则又去其余，存者仅五人。乃令五妇列坐，待以茶，殷勤问讯，而细察其音。有一妇声微涩，复去之，仅得四人，而刘与焉。拥四妇登舆至王府，满媼谓四妇曰：“尔辈当受特别看待，有侍婢者挈以采无妨也。”张媼从往焉。刘至王府，谓张媼曰：“未亡人含垢忍辱而不死者，欲得与珍相见耳。今已矣，吾其死乎！”言罢大哭。张媼亦相向而泣。俄而王宴，命四妇侍酒，满媼诫四妇曰：“至前各叩首俯伏，命起乃起，候勿哭泣，致王怒，以取鞭扑。”三妇皆如命，伏地不起，屏息莫敢作声。刘则倚柱而立，侧其面，不发一语。额光映灯烛，奕奕射人目，眼晕微红，倍添娇艳。王异之，问何籍？刘不应。问年几何？亦不应。问有夫否？又不应。忽放声大哭曰：“我民间寡妇，被鞑兵虏，以恋恋一女，故不能遽死。今至此，尚用生为？盍速杀我？我良家女，决不肯为奴婢。”语罢，撞首于柱。满媼抱持，且号且踊，鬢髻为解，发委地丈余、王见而异之，谕满媼曰：“善护持，无令悲损！”刘始终悲泣不食，张媼私谓满媼曰：“刘痛念女，故悲若此。前在松江，传闻李兵复掠直塘，今已三旬，女之存亡莫卜。计得一通信问于其女，以慰其心，或可小进饮食。”满媼启于王，王允之。满媼告刘，命作书寄女。刘忽霁颜曰：“尔累日之言，徒令人悲。惟此言差解意耳。”乃作书寄珍曰：“我生不辰，迭罹险难，向日送尔河干，竟成长别，痛何可言！自七兽肆毒，掳我往松，幸叨假母慈覆，寝食相依，且许送我归虞。令母女完聚（按此当是李成栋之守将恐刘不食而死，设此计以缓其死耳，非真情也）。不期挂名眷籍，候遣省中，忽又送入掖庭，竟如坠崖之人，不能奋飞。嗟乎，珍儿！汝母至此，尚能隐忍以求活哉？所以苟延残喘，屡遭窘折而不死者，尝与张媼言：‘汝是我一点血脉，若不相闻问，而泯泯以死，使汝抱无涯之憾也。’前在松江，惊闻直塘一带，村落尽被兵燹。想七兽未遂所欲，故又发纵指使。以势而揣，汝家亦为破巢之卵。然究竟是真是假，尚不免将信将疑。今吾书至，而汝有手书来，则吾知汝之幸不死于七兽也。其生其死，决于片楮。专睇归鸿，慰我愁思。若夫茕茕嫠妇，给事掖庭，凡所预计，皆所素审。彼若辱我下陈，使以鞭箠，非口唾其面，即头撞其胸，虽粉吾骨不计也。吾秉性高抗，不肯下人。拼却一死，彼且奈我何？珍儿

， 珍儿！无为我虑。” 珍接书未发封， 泣曰：“不意今日得见母书！” 发封读未竟， 悲泣不能声。 钱生读之， 泣谓珍曰：“事已至此， 该将奈何！ 论大义则妻不得二其夫； 论人情则女不得死其母。” 时肇周适至， 极力嘱珍作书劝刘从王， 且言王之威与势以畏惧之。 珍默默无言， 只有啜泣而已。 肇周私修书劝刘万不可执拗， 且言家室焚毁， 归亦无以为生。 婿外人， 万不可靠云云。 私付使者。 使者待一日， 索珍书急。 珍大哭曰：“一腔痛血， 叫我从何处写起！” 惟书母生则儿生， 母死而儿死， 付之以去。 刘知王为己发书， 始饮糜粥。 及回书至， 知珍无恙， 不觉色喜， 而志已稍移矣。 适王之妃忽喇氏薨于京邸， 讣至， 为位于中堂。 凡本旗妇女， 皆得临哭。 刘氏亦缟衣素裙。 幽姿素质， 更觉绰约。 忽与王遇， 王视之尤异。 密谓满媼曰：“此妇非长发委地者耶？ 可善视之。” 俄而王多赏赐。 刘皆不一顾。 满媼跪告曰：“王赐宜叩谢。” 刘忽倒卧于床不起。 是日王命刘侍寝。 刘大号泣曰：“我难妇耳， 必欲婢妾蓄我， 我何惜一死？” 张媼惴惴， 力劝毋号泣召祸。 刘更大号曰：“为婢妾不如死， 况未亡人而又为人婢妾者耶？” 满媼曰：“王妃已薨， 非婢妾也。” 刘曰：“命我侍寝， 非婢妾辈而何？” 满媼会意， 知刘志已移， 特不肯苟且从事耳。 越数日， 王赐刘金凤冠一品命服， 刘不言而手受其冠服。 是夕张灯作乐， 与王行婚礼。 时王年四十， 刘年三十五矣。 越岁生一子， 册立为妃。 婿钱氏得刘之奥援， 任部曹焉。

朴庵曰：“逸叟所记琐碎， 多言黄氏刻薄事。 兹删节与刘氏无关者， 缀述成篇， 亦飞燕外传之流亚也。 刘氏慷慨激昂， 不顾一死， 竟以爱女故， 致失身于人。 故古来尽节者所以贵割爱也。 然能要挟立己为妃， 刘亦智矣哉！”